

優等獎

## 溝度量草

陳泓名

風聲太大，塵土飛揚，頂在前面的兩個點工咳嗽了起來，熊同事問我眼睛會不會痛，我聽不太到，因為眼淚已經快要流下來了。雜草踩下去就對了，前面的人踩下的深黑汗水，留在後方的葉子上，沾得我褲管全黑，搞得我想要中午請休假，回去換褲子，但最後還是等到晚上回家後，小心翼翼搭著捷運，把褲管留在洗手檯，躲在澡盆裡泡澡。

我看著他們數著草，水竹葉盤根錯節，我問：「怎樣算一株啊？」他們拿著像是堵在浴室排水孔頭髮般的水竹葉爬藤根。

「有點難分辨，長官。」他們說，水珠滴落。

「怎麼辦？」熊同事看著我。

我聳肩，被稱作長官的時候，就只是一種求救，但我討厭這種求救。拜託，這要怎麼數。我們每個人都流汗，口袋裡的水瓶喝剩下一半，大概還有五公里要走，照這種每十米就得蹲下來，看他們估驗每平方公尺

三十二株植物的速度，我們大概得走一整天。

「那就這樣吧。」

他們感激地放下植物團。

說畢，我們繼續沿著子溝水泥結構走著。

一座城市，數條排溝，我們就是走在那樣的地方上。板橋滿仔溝。

我幫熊同事初驗，應該說，被指派初驗。

原先是一條臭溝，承載土城北以及板橋東側的民生汙水。多一排街道，就多幾噸汙水，層層累積，把惡臭抽入馬路下方，下水道是骨，汗水是血，沒有進化方向，隨意生長。阿基拉，我想起肉球膨脹的樣子。

上次工督時，有個工人癱在路邊，他被沼氣臭到，沒力了，主任說。

種植點綠葉吧。

在流出橘色、綠色的管構旁，我們看著那空無一物之處。應該要有植栽的，我想，這裡不是應該要連綿不斷的水竹葉與香蒲錯生嗎？是被橘色廢水毒死吧，但植栽工程承辦人不是我，熊同事比我高大概十公分，他大概有兩米高吧，又很壯，從背包裡拿出數量計算書。

「柱位 P 一四、P 一五，」他們數著台六五的墩柱，熊同事轉頭，向我解釋：「這裡之前說水太多了，會活不了，有變更設計過了。」我點點頭，表示理解。

初驗就是活體條碼機，多少商品，就得看見多少。

承辦人則是負責說明為什麼商品不在架上。

每平方公尺要有多少株，那得看著他們一根根數出來，點工用兩根手指抓著尺的一邊，確認到底有沒有與圖紙相符合，有，十四公分，繼續往下個點走，看到下一個怪怪的地方，好，停下來量。

走路需要技巧。

左腳邊緣是子溝，半個板橋的水，汨汨流著。

右邊是溝仔溝底泥，惡臭的黑土。

「踩到大便了啦！」熊同事喊著，他直接把底泥替換成大便，的確，跟大便差不多臭，那為何不稱呼它為大便。他是那種一直有精神、略微戲謔而小幼稚的人。他問著主任一般他們都怎麼在溝上走，主任說，就是這樣走啊，走在小小的，大概五公分寬的混凝土上，像是踩平衡木，只是我感覺腳底很不穩，穿著雨鞋很難走，走久就會習慣了，他們笑著說，因為平常會被我們機關要求東要求西，時常一整天就耗在溝內，他們距離我相當遙遠，因此我感覺更像是在體驗著某種禪修式的活動，而非初驗。前面兩個點工聊著天，像是出遊，大概走了半里，又看到第二個疏失點。一袋金紙，主任說，這袋待會兒要清走，熊同事說，直接拿走吧，但點工一動也不動，誰也不想碰那個金紙。

這個是從橋上掉下來的啦，主任拿著袋子的一邊，甩向邊坡裡的草堆。

那兩個人好像有點愧疚。

倒是主任提到，前幾日，有一隻豬從台六五快速道路高架上掉下來。

我們抬頭，沒看到陽光，熊同事問：「啊是死豬嗎？」

「是死的。」

「掉下來就是死的喔？」

「應該是活的，但摔下來後死了。」我實在不太懂熊同事問這些問題的意義，但聽著聽著，彷彿有某種魔性的堅持，似乎又有點重要了。主任說：「那個司機說，豬我們不要了，你們把牠清走吧。」

「啊你們怎麼辦？」

「只能清走了，不然又要被檢舉。」

我們繼續向前，前方有一片空掉的泥地，我看著主任，主任自己走到我身邊解釋，這裡日照很不好，上頭有高架橋，到時候我們會再補。熊同事提醒，主驗時候真的要處理好，不然會很慘。我也點點頭。

大約過了第二座橋的底部，便會來到南興橋前，那是一片木林，具體是什麼植物生長著，我記不清了，因為長得相當好，我們也懶得數數量，待了一會兒，主任說，從旁邊的坡爬上去，從堤防的自行車道看吧。我們便壓著雜木枝，向著坡邊爬著，從東邊吹過來的風，會把坡上的沙土帶起，前面點工走過的草，沾滿了黑色、黏性十足的溝土。

我記得我那天穿白色的工作褲，午餐坐在小吃店內，會看見黑色斑點。

到後來，我們爬上坡，沿著堤防走時，就再也沒下到溝裡，也沒有一株株數著草。畢竟哪裡被沖走、哪裡需要補種，在上方也看得一清二楚。因此，喝光了礦泉水的我，說的話很少，主任通常是「P 二二這邊會再補植」、「橋下面不用種植，因為沒有日照」這樣向我解釋，我都跟他們說，那就這樣吧。

沒有刁難、沒有追問，只是理解。

畢竟主驗才是關卡。

熊同事是我的同事，同在一個科，不需要麻煩彼此。

也因此，最後我發現，其實我只要說了好，便好了。而熊同事、主任、點工，也發現我只會說好，大概永遠都會這樣說下去，氣氛比剛才更放鬆了。這也是我理解的某種道理，那就是與其看著數量計價、驗收紀錄去理解一切，不如站在他們面前，還更加明白為什麼工程要這樣辦。熊同事談起主任的新婚，聽說，這個主任的母親，經營的另一間營造廠，可以軋著兩億的工程款，也不用估驗。

代表她不怕現金流軋不過來。

光那個利息，就很不得了。

「就叫你媽來就好了啊。」熊同事笑著拍著主任的背。「我們這種，永遠比不上你們賺啦。」

「哪有，你們手下留情點。」主任說。

我挺羨慕的，像是這樣，與廠商說著渾話，能聊著他們的車子、他們的新婚、他們家裡養的巴哥犬，像是豬究竟在死去之前，就已經死了，或是其實還活著，我都沒有辦法應對這樣的話題。偶爾才會看著計價單說：「那就先這樣吧。」在這種時刻，我只感覺空虛，以及腳磨得很痛。

到了大觀橋附近，我們看著對岸的雜木，我問，那還滿漂亮的啊，你們種的嗎？主任說，不是，這是它原生的木頭，但你不要看這樣喔，雖然到處都可以長，但其實經濟價值很高。那會怎麼辦？我問。到時候做這邊，會清掉後，補種指定的景觀植物囉。

我並不是植物、自然原生態的堅定保護者，對於植物的生死，都看得相當的輕。但似乎這已經不關乎一個植物的去留了，已經是所有的人，包含我、熊同事、主任甚至是局長，為什麼要種植——時雨量達到六十左右，

滿仔溝會半滿，這是已知的降雨模型，那我們要達到什麼呢。

種植、沖刷，然後補植。

我看見一位母親騎機車，載著孩子，孩子踏在前座踏板，從我們前面經過。催著油門，沿著自行車道道的斜坡，反向違規騎上了景觀天橋。彷彿像是她家門前的車道，從溝的左岸，經過右岸。景觀天橋上是行人道鋪面，破碎的，像是久經輾壓。

繼續朝著上游走。

我的腳底似乎把雨鞋的內絨毛磨出了屑碎，或者我想多了，也許鞋內根本就已經沾滿了黑泥土。有時候我會看見他們用跑的，落後在後方的我，便想要盡力追上。事實上，初驗大概已經結束了，我們走馬看花，甚至關心起邊坡的工程。

「那個怪手可以放在那邊半天，都不用動喔？」熊同事說。

「我也看不懂他們。」點工笑著說。

遠方，主任騎著機車出現，拿著五瓶水，問著：「喝嗎？」

坐在主任的賓士上，確實有一股味道。那是雜揉了人體、衣服皮件以及狗的口水的混合味。上車之前，我用力踩了地板，黏在腳底的髒土渣一塊塊掉落，但無論我怎麼敲、怎麼跳、怎麼壓著雨鞋鞋底，一坐上車，還是發現他的內車的地毯已經髒了。

原本下著雨，後來出了點太陽，最後又開始陰雲了。

我和熊同事久違地兩人吃飯。

很奇怪的是，其實我一直無法喜歡他，算是那種，在同個辦公室，也沒什麼話可以聊的對象，當他開玩笑時，也無法好好地回應。而我們一起吃飯時，因為他相當壯碩，大概肩膀有車門寬，我還得讓著他空間。

我問他，這是什麼感覺。

他說，很累，超級累。

我也感覺累，所以，同意了他的說法。不過他又繼續說，下周啊，我們還是排一天複驗，那些沒有補的部分，請他再次補起來，也就代表著，同樣的行程，下周還得再經歷一次。我問：「這樣能撐到主驗嗎？」

「不一定，要看他們想什麼時候驗啊。」

「如果慢的話呢？」

「如果慢的話，到了冬天，那些植物會更萎縮的。」

「萎縮？」

「對啊，冬天的時候，芽點會變少、變小。」熊同事說，「到時候一定很醜。」

「是啊。」我想，那也只能叫他繼續補種了。

盛湯的時候，坐在我後方的宸哥走進來，跟熊同事打了招呼。欸，你那個邊坡，廠商怪手就放在那邊耶，熊同事說。我也叫不動他們啊，宸哥聳了聳，拿了菜單，便坐在我們旁邊。

「你們去幹嘛？」他問。

「去植栽初驗。」

「滿仔溝？」

「對。」我們都笑了，還弄得這麼髒。

「啊植栽要怎麼驗？」

「一株一株數啊。」我說。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我聳肩，宸哥笑著繼續問：「啊要是剛好少一株呢？」

「廠商會解釋啊。」

這個不是死了，是還沒發芽，芽點看不見。

死了與看見是兩件事，我說。

他們都笑了。

晚上，我坐上捷運，小心翼翼不讓褲管碰到座位。原本是想要直接回家換衣服的，但是下午回到辦公室，普查的廠商就追著我說，拜託，趕快結案給我吧。我只好趕快把簽稿打出來，趕快蓋職章，趕快送出。

回到家，把褲子扔進洗手檯，洗了澡，泡了澡。隔天匆忙地上班時，我介在幾乎要遲到的邊緣，趕進去了辦公室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我擁有的眾多身分內，上班的時光，總是過得特別快。

所有的時間都是等量、切分並且同時進行著它們的截止日。

熊同事靠在我的辦公桌隔板上，等等記得穿雨鞋，他說。我穿進襪子，那是一種可以走得更加平穩的方法。複驗時，我再也沒有聽到長官來長官去的稱呼，天氣還是很糟，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觀察天氣的習慣，他們移動的時候，才會被天氣所困，但我們需要學會，所以會勘總是約早上，因為下午會降雨，降了雨，一切都會困難起來。主任仍然開賓士過來，地毯清洗過，狗的味道依舊。他們繼續聊著新婚，以及未來該怎麼先把子溝

的水擋起來，才能繼續做抽水站沉水池。

我坐在狹窄的車子裡面，昏昏欲睡。

鈴響，接起電話，我說：「什麼事。」

「那個——，想問上周的結案，什麼時候會撥款呢？」普查的廠商說。

「我再去追一下會計。」

又繼續加上來了。

閉起眼。

我聽見熊同事對著主任說，該留點植物，到時候主驗跟退保固都得要用。

主任面有難色地開著車，但仍然露出苦笑。

確實走得更穩了，這次複驗很快，沒有整條驗，只針對三處補種的地方，把數量補齊。滿仔溝內有數條野狗，我見過黑的，他們壓在香港上面，主任衝上前去趕狗，整齊畫一的香蒲，中間癱倒了幾枝。沒關係，我說，把它們扶正吧，順便看看數量有沒有足。點工張開手指，每四株四株，層層疊加——。

作者介紹

陳泓名

一九九六年生，今年撰寫文化部「雨水下水道裡抬頭時的面孔」公共工程非虛構系列創作計畫，所有的混凝土、橋梁、路面，都是散文的本真，也就是裡面存在故事，並具備被所有人都理解的城市紋路與地方認同，你知道嗎？這裡底下可以清出廢棄沙發的喔。

評審意見

陳昌明

這一篇文章書寫驗收植栽的公務員，頗為傳神。公務員過去常被詬病閒領薪水，現代公務員的日常是事務繁忙，工作應接不暇。文章中驗收人員與包商，沿著溝子泥堤岸，數算著植栽的數量，讀者似乎可以從字裡行間聞到溝渠旁蒸騰的氣息，以及工作人員的汗水味。在重複的工務中突來的插曲，如台六五快速道路掉下來的金紙、死豬，都是額外需要處理的事務。沿途數算植栽過程，包商與公務員的角色對比，描述含蓄而有致。如包商家族的營造廠軋著高額的工程款，卻對著收入不多的公務員叫手下留情，映對彼此身分特性，甚至隱含了各種可能。但一切都沒有說破，驗收持續進行，氣候、景物以及工作流程的嬗遞，都只是工作中的日常。